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建康實錄卷五

詳校官編修_臣李潢

編修_臣裴謙履勛

總校官進士_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_臣陳木

謄錄監生_臣甯汝櫺

欽定四庫全書

建康實錄卷五

唐 許嵩 撰

晉

中宗

西晉孝武太康元年平吳乃廢建業復為秣陵分丹楊南郡為宣城郡還理於秣陵在今縣東南六里渡長樂橋古丹楊郡是也以周浚為揚州刺史所統十九郡七

十四縣太康三年分秦淮水北為建鄴水南為秣陵縣
仍在秦邑地而建鄴縣在故都城宣陽門內今縣城東
二里古御街東太安二年夏五月義陽蠻張昌舉兵號
漢稱神鳳元年使將軍石冰寇揚州諸郡盡沒冰因修
建鄴宮居之

案曹憲揚州記晉惠永寧二年有石浮來
建鄴自入秦淮夏無湖登岸二百餘步百

姓咸曰石來石來至明年
石冰果入揚州遂據此地

冬十二月征東將軍劉準使

右將軍廣陵相陳敏渡江攻破石冰於建鄴永興二年
十二月陳敏又據建鄴自號揚州刺史假顧榮為丹楊

尹以甘卓周玘為將軍敏諷察佐進已為楚公加九錫之禮時東海王祭酒華譚聞之與榮書陳是非言敏凡才無遠畧昔齊之王蠋布衣爾猶不屈於燕況足下名重位彰受恩於國而黨奸邪自相置署榮得書大慙與甘卓等謀曰江東事若濟當共成之然鄉觀形勢如何敏既常才政令反覆子弟驕矜其敗必矣吾等受其官祿事敗之日使江西諸軍函首送洛陽題曰顧榮甘卓之首豈惟一身辱及萬世卓等然之遂與榮謀遣使密

報征東將軍劉準令率兵臨江敏令弟昶將兵拒之使
甘卓屯橫江榮玘因卓兵殺陳昶斷橋盡收船於淮水
南敏自出軍臨大航岸榮以羽扇麾之敏衆潰散敏單
馬北走玘等追斬於江表 陳敏字令通廬江人少有幹
能補尚書倉部令史趙王倫篡逆義兵乏食以敏為廣
陵度支令漕運江淮以濟中州屬張昌亂使石冰趨壽
春都督劉準與敏謀破冰等以功拜廣陵相時在惠帝
西遷四方交爭敏遂有據江東之心懷帝永嘉元年東

海王越東政秋七月以瑯琊王睿為安東將軍都督揚州江南諸軍用王導計渡江鎮建鄴討陳敏餘黨廓清江表因吳舊都城修而居之太初宮為府舍

按太初宮本吳

之宮晉平吳後石冰作亂焚燒蕩盡陳敏平石冰據揚州因太初故基創造府舍中宗初渡江因居此地也

置丹楊內史官以顧榮為軍司馬賀循為參佐王敦王導周顗刁協戴若思為腹心股肱接賓客禮名賢存問風俗

永嘉五年夏六月劉曜寇洛陽京師淪陷懷帝蒙塵於

平陽司空荀蕃移書天下推瑯琊王為盟主

六年春二月壬子瑯琊王馳檄四方徵兵以討石勒師
次壽陽勒退河北夏四月丙寅征南將軍荊州刺史山
簡卒簡字季倫河內懷人司徒濤之第五子自侍中吏
部尚書出鎮襄陽卒時年六十一贈儀同三司歸葬建
康玄武湖南覆舟之陽子遐嗣

紫遐字彥林累拜餘姚
令時江左豪族多挾藏

戶口以為私附遐繩之以法到
縣八旬出戶口萬餘後至太守

秋七月歲星熒惑太白

聚牛斗十二月散騎常侍顧榮卒榮字彥先吳人世

為南土著姓祖雍吳丞相父穆宜都太守榮機神朗悟
弱冠仕吳累遷黃門侍郎吳平與陸機兄弟同入洛陽
時人號為三俊拜郎中歷廷尉正恒縱酒酣暢謂友人
張翰曰唯酒可以忘憂但無如作病何及趙王倫篡位
以榮為子虔大將軍府長史榮初與同寮飲酒見執炙
人貌狀不凡榮因割炙反噉之人問其故榮曰豈有終
日執之而不知其味及倫敗將誅榮前執炙者為督率
衆救榮得免齊王冏以為大司馬主簿榮懼禍及終日

昏醉不綜府事轉中書侍郎在職不復飲酒人或問曰
何前醉而後醒榮懼復飲酒與鄉里楊彥明書曰吾為
齊王主簿常慮禍及見刀與繩每欲自殺但人不知耳
後徵拜常侍以世亂辭不受遂還吳屬陳敏據揚州假
榮右將軍丹楊內史時敏使甘卓出鎮堅甲利器盡委
之榮因說卓以圖敏明年周玘甘卓與榮及紀瞻等潛
謀破敏及瑯琊王睿初鎮江東以榮為軍司馬加散騎
常侍凡所謀畫皆以詔焉多有匡諫王皆納之進薦賢

良言賀循等沉潛青雲之士而陸士光金玉之資甘季思紀瞻幹決殊絕王皆辟用之卒官王哭之慟欲表贈依齊王功臣格吳郡內史殷祐上牋論功贈侍中開府儀同三司榮好琴書及卒家人置琴於靈座吳郡張翰往哭之既而上牀鼓琴數曲歎曰顧生復能賞此否又慟哭不弔喪主而去子毗嗣初陳眎問方士戴洋曰人言江南常有貴人顧彥先周宣珮當是否洋曰顧不及臘周不見來年八月榮果至其月十七日卒十九日臘

宣珮明年七月晦日亡是歲太子洗馬衛玠卒玠字叔
寶河東安邑人祖瓘司空錄尚書事父恒尚書郎玠幼
而爽異長好玄理每一言論皆以造微瑯琊王澄有高
名嘗聞玠言輒歎息絕倒以天下大亂遂扶老母將家
南行至豫章大將軍王敦長史謝鯤先相雅貴相見欣
然言論永日敦謂鯤曰昔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
復玉振於江表微言之緒絕而復續不意永嘉之末復
聞正始之音何平叔若在當復絕倒玠常言人有不及

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怒之容
以王敦非純臣而不久留求向建鄴京師人士聞其姿
容觀者如堵玠先有勞疾從此遂甚卒時年二十七葬
新亭東今在縣南十里時人謂看殺衛玠

案地志咸和中王導為揚

州刺史下令曰衛流馬明日當改葬此君風流名士海
內所瞻可具祭奠以敦舊好改葬即此地也未悉本葬

何處

七年夏四月愍帝即位改元建興元年五月使加瑯琊
王睿左丞相大都督中外諸軍事詔改建鄴為建康改

鄴郡為臨漳秋七月南郡太守周玘卒於蕪湖 玘字宣
珮征西將軍處長子性剛毅沉斷有父風而文學不及
閉門潔已不妄交遊士友咸望風而敬憚焉州辟為從
事虛已備禮方乃應命除議郎太安初妖賊張昌丘沉
反於江夏惠帝使監軍華宏討之不剋玘密結南平內
史王矩及江東人士同起義兵破昌沉既畢玘不言功
散衆還家及陳敏據揚州與顧榮甘卓等謀擒敏瑯琊
王初鎮江左以玘為倉曹屬吳興人錢璿謀反玘率合

鄉里義衆與郭逸討之傳璿首于建鄴玘三定江南開
復王畧王嘉其勲累拜建威將軍吳興太守以玘頻興
義兵勲誠並茂乃以陽羨及長城之西鄉丹陽之永世
別為義興郡以彰其功然玘宗族疆盛人情所歸帝疑
憚之于時北來人士左右王業而玘自以為不得調內
懷怨望復為刁協輕之乃與東萊王恢陰謀誅諸執政
推玘及戴淵與諸南士共奉王以經緯世事事泄王秘
之召玘為鎮東司馬復改南郡太守既行至蕪湖又進

爵為公玘忽知其謀泄遂憂憤發背而卒時年五十六將死謂子勰曰殺我者諸傖汝能復之乃吾子

五年春正月瑯琊王出師露次躬擐甲胄移檄天下徵兵時有玉冊見於臨安白玉麒麟神璽出於江寧其文曰長壽萬年日有重暈皆以為中興之象

案圖經江寧縣名元帝初

過江永嘉中置之在今縣城南七十里南臨浦水其水源出宣州當塗縣下溪村西流入江名江寧縣也二

月平東將軍宋哲至宣愍帝密詔令王攝萬機脩復陵廟將雪大耻王聞愍帝被幽王素服出次舉哀慟哭三

月西陽王義及羣僚等勸進王辭不受義等固請王流涕曰孤罪人也不能雪天下之耻因欷歔不止令私奴命駕將返國羣臣不敢逼會稽內史紀瞻與長史王導俱入見王立陳利害瞻進曰今帝失御宗社虛廢神器去晉于今二年陛下特天所授光闡七廟以隆中興今欲守匹夫之謙而逆天時違人事失地利三者一去雖復傾注於將來豈得救祖宗之危急哉臣等區區之誠不可失也王不許使殿中將軍韓績徹去御座瞻叱績

曰帝座上應星辰敢動者斬王為之改容羣臣因請依
魏晉故事為晉王許之三月辛卯瑯琊王即晉王位承
制大赦改元建武元年初備百官立宗廟社稷拜諸叅
軍百餘人為奉車都尉駙馬都尉等掾屬時人呼為百

六掾

案圖經晉初置宗廟在古城宣陽城外郭璞卜
遷之左宗廟右社稷去今縣東二里玄風觀即太

社西偏對太社右街東即太廟地太廟事已具孝武卷
中社立三壇帝社太社各一稷一一本云洛陽社二壇
稷一壇今亦合
其制宜者也

夏四月丙辰立世子紹為晉王太子進

百官行賞以王子宣城公裒為瑯琊王以王導都督中

外諸軍事其餘進班各有差六月丙寅司空并州刺史
廣武侯劉琨幽州刺史左賢王渤海公段匹磾等一百
八十人遣長史溫嶠來上表勸王即尊位王優令答之
以二公共濟艱難同契一致撫寧戎夏動靜以聞冬十
一月進司空劉琨為太尉初置史官立太學以干寶王
隱領國史是歲揚州大旱晉陵內史張闡奏立曲阿新
豐塘溉田八百餘頃

建武二年春三月癸丑愍帝崩問至晉王服斬縗居廬

丙辰王侯百寮上尊號勸進是日晉王即皇帝位于建

康

案帝自永嘉元年顧江左至建武二年積十一年即帝位居舊府舍至明年亦不改作而成帝業始繕苑

城也

帝諱睿字景文宣帝曾孫瑯琊武王伷之孫恭王覲之

子初魏明帝青龍三年冬十一月張掖郡丹陽川谷全

溢有石流出立於川中有馬行列而犧牛在後麒麟居

東鳳凰處南白虎處西八卦分布成文占者或云牛繼

馬後及宣王秉政深以牛氏為慮因征遼東還遂為二

榼同一口貯酒醢殺大將軍牛金後恭王妃夏侯氏與
小吏牛欽私通因產帝咸寧二年生於洛陽有神光滿
室所藉藁如始刈及長白毫生於日角之左龍顏隆準
目有精光顧盼煒如也年十五嗣位瑯琊王三十二始
鎮建鄴四十二即帝位戊辰大赦改元太興元年文武
增位二等庚午立紹為皇太子夏四月丁丑朔日有蝕
之戊寅初禁招魂葬案晉書東海王越死於鄴屍為石勒所焚妃裴氏過江乞招魂葬帝
雖許之治書御史袁瓌與博士傅純議招
魂葬是謂埋神不可從也帝然之遂禁斷

五月幽州刺

史段匹磾執太尉劉琨囚之初王敦見琨勸進表至天祚大晉必將有主主晉祚者非大王而誰敦大怒投表於地曰讀左傳三十年一朝為劉琨用却因內憚焉及聞拘繫密使段匹磾殺琨又懼衆反已遂稱有詔收捉琨聞敦有使至謂其子曰處仲使來而不告我是殺我也死生有命但恨讎耻不雪無以下見二親耳因涕泣悲不能自勝癸丑匹磾縊殺琨并子姪四人時年四十八琨字越石魏昌人漢中山靖王勝之後少負志氣有

縱橫才善交勝已而頗浮誇與祖逖為友聞逖被用乃
與親故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賊常恐祖生先吾著
鞭累遷位并州刺史愍帝即位拜司空封廣武侯都督
冀幽并三州軍事尋為石勒所破窮蹙歸匹磾遇害初
琨在晉陽時嘗為賊騎所圍數重窘迫無計乃乘月登
樓清嘯賊聞之者皆悽然長歎中夜因奏胡笳賊又流
涕有懷土之感向曉並棄圍而去及帝將中興於江東
中朝士大夫多過江歸帝朝廷望之怨琨不至王處仲

曰江東地狹不容琨氣六月旱帝親雲詔改丹陽內史為丹陽尹以薛兼為之

案刺史尹內史太守止是史官晉百官志云王臨州則郡有內

史州無王則唯太守尹者正也漢置河南尹晉江左置丹陽尹蓋天子所居則郡以尹為主者也是月

置招諫鼓立誹謗之木秋七月劉聰死子粲嗣位尋為其臣靳準所滅準自號漢王八月皇太子釋奠於太學冬十月劉曜僭號於赤壁十一月日夜出高三丈中有赤青珥新作聽訟觀十一月劉聰故將王騰馬忠等誅靳準送傳國璽於劉曜癸巳詔錄吳名賢具條列聞奏

是歲武昌太守王諒牛生兩頭八足兩尾共一腹

二年春正月使冠軍將軍梁堪守太常馬龜等修復山陵迎梓宮於平陽不克而還五月壬戌詔去非急之務非軍事所須皆省之夏六月丙子罷御府及諸郡丞置博士員五人秋七月乙丑開府儀同三司賀循卒 循字彥先會稽山陰人其先慶普漢世傳禮學族高祖純後漢侍中避安帝父諱為賀氏父邵吳中書令循有操尚童齒不羣言行進止必以禮讓善屬文舉秀才後遷武康令陸

機表薦累遷南中郎長史不就歸與鄉里合義討逆及陳敏據江外矯詔以循為丹陽內史循辭以脚疾與顧榮等平敏拜吳國內史帝鎮江左守職尋轉軍司因與循言及時政事遂問循曰孫皓嘗燒鋸截一賀頭是誰耶循未及言帝悟曰賀邵也循流涕曰先父遭遇無道臣誠痛深無以上答帝甚愧之三日不出及帝承制以為軍諮祭酒循稱疾不起帝使輿疾至親臨諮以政道循羸疾不堪拜跪乃就加朝服賜第一區車馬牀帳衣

褥等物一無所受時江東草創循多陳利害言而必從
進為侍中以討華軼功封都鄉侯固讓不受建武初拜
中書令加散騎常侍宗廟始建舊儀多闕循議定七廟
帝踐位遷太子太傅循自以枕疾廢頓臣節不修累表
固讓命皇太子親往拜焉後疾篤表乞骸骨詔改授左
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帝親臨軒遣使持節加印綬
循已不能言指左右推去章服駕幸執手流涕太子親
臨三馬往還皆拜儒者為榮卒時年六十帝哭之慟贈

司空謚曰穆將歸葬於吳皇太子追送近郊望舡流涕

子隲嗣

索晉書循少玩篇籍善屬文博覽衆書尤精禮傳雅有知人之鑒舉楊方於卑陋卒成名於世

甲戌以尚書戴若思為征西將軍都督司兗豫并冀雍

六州諸軍事司州刺史鎮河泚丹陽尹劉隗為鎮北將

軍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諸軍事青州刺史鎮淮陰八月

肅慎貢楛矢石砮九月鎮西將軍豫州刺史祖逖卒

逖字士雅范陽道人世吏二千石為北州舊姓逖少孤

兄弟六人性最豁蕩不修儀檢年十五六猶未知書兄

該納等憂之然輕財好俠慷慨有節操每至田舍輒稱
兄意散穀帛以賙貧乏鄉族重之後乃專學博涉書記
年二十四舉秀才不行與劉琨俱為司州主簿情好綢
繆共被同寢中夜聞鷄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
舞二人並有英氣每語世事或中宵起坐相謂曰若四
海鼎沸豪傑並起吾與足下當相避於中原累遷太子
舍人洛京喪亂遂避地淮泗元帝鎮江左徵為軍諮祭
酒將家居丹徒之京口西朝傾覆常懷振復之志賓客

從者皆傑勇之士元帝方拓定江南未遑北伐逖進說
帝北收遺黎雪國大耻帝許之以逖為豫州刺史不給
鎧仗令自招募仍將本從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
而誓曰祖逖不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
衆皆慨歎因進屯淮陰鑄兵器練士卒轉鬪而前大破
石季龍蓬鵠塢主陳川川還襄國季龍使川將桃豹守
川故城住西臺逖遣將軍韓潛等進鎮東臺與賊同一
大城相守四旬以布囊盛土使千餘人運上臺如米以

示賊賊飢久益懼石勒遣將劉夜堂以驢千頭運糧以饋逖使擊破之獲夜堂豹宵遁走因進鎮雍丘畧定河外巡撫征戍時趙固上官巳李矩郭默等皆受逖節度於是黃河以南盡為晉土其河上先有堡固及任子在賊中者皆聽兩屬如有微功賞不踰日躬自勸督農桑尅已施下收葬枯骨為之祭醕百姓感悅嘗置酒大會耆老中坐流涕曰吾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將何恨乃歌舞詠思其得人心如此詔進逖鎮西將軍石勒不敢窺

兵河南使成臯縣修逖母墓因與逖書求通使交市收利十倍公私豐贍士馬日彊方欲推鋒越河掃清冀朔會朝廷遣戴若思為都督逖不平且已剪荆棘收河南地而若思雍容一旦來統之意甚怏怏又聞王敦與劉隗等構隙慮有內難大功不遂感激發病乃置妻子於汝南大木山下進繕虎牢使從子汝南太守濟率汝陽太守張敞新蔡內史周閎築壘未成而逖病甚時有妖星見于豫州之分歷陽陳訓謂人曰今年西北大將軍

當死逝亦見星曰此為我矣方平河北而天欲殺我此乃不祐國也年五十六卒於雍丘百姓如喪考妣皆為之立祠

紫晉書王敦久懷亂逆畏逝不敢發至是始得肆其奸雄焉

冬十一月戊寅

石勒僭稱趙王於襄國是歲作南郊在宮城南北五里

郭璞卜立之

紫圖經在今縣城東南十八里長樂橋東籬門外三里今縣南有郊壇村即吳南郊

地

三年春二月辛未雨大冰三月燕王慕容廆奉送玉璽三紐夏六月吳郡米廩無故自壞米廩貨糶之屋無故

自壞此五穀踊貴之象秋七月詔瑯琊國人隨在此者
近有千戶以立為懷德縣統丹陽郡永復為湯沐邑

中業

宗初瑯琊國人置懷德縣在宮城南七里今建初寺前路東後移於宮城西北三里耆園寺西帝又創已北為瑯琊郡而懷德屬之後改名費縣其宮城南舊處咸和中移建康縣自苑城出居之案南徐州記費縣西北八里有迎檐湖昔中宗南遷衣冠席卷過江客去相迎負檐於此湖側至今名迎檐湖世亦呼為迎檐洲在縣城西石城後五里餘初隨帝過江有王離妻者洛陽人將洛陽舊火南渡自言受道於祖母王氏傳此火并有遺書二十七卷臨終使行此火勿令斷絕火色甚赤異於餘火有靈驗四方病者將此火煮藥及灸諸病皆愈轉相妖惑官司禁不能止及李氏死而火亦絕時人號其所居為聖火巷在今縣東南三里禪衆寺直南出小街

或云齊時復有聖
火事具齊卷內

八月追尊所生夏侯氏為皇太妃太

妃諱光姬沛國譙人祖威兗州刺史父莊淮南太守妃

生自華宗幼而明惠初帝嗣立稱王太妃永嘉元年薨

於江左

案晉書妃后傳初有識云銅馬入海建鄴期
太妃小字銅銀而元帝果中興於江左矣

庚

申追尊敬王后虞氏為敬皇后辛酉遷神主于太廟敬

皇后諱孟母濟陽外黃人父豫后無子永嘉六年薨時

年三十五至是追尊

案外戚傳云元敬父虞豫少有美
稱州郡禮辟不就早卒明帝立追

贈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子肩嗣敬后弟也遷步兵校尉

辛未皇太子釋奠

于太學冬十二月丁未嚴設煮鹽之法造私鹽者以半與之又募入米京師米一斛與鹽四石是歲創北湖築長堤以壅北山之水東自覆舟山西西至宣武城六里餘後苑牛生一足三尾生而死足少不勝也

四年春二月鮮卑段末波奉送皇帝信璽庚戌告太廟受之癸亥日闕三月置周易儀禮公羊博士是歲振武將軍梁州刺史尋陽侯周訪卒臨訪字士達汝南安成人漢末避地江南晉平吳移家尋陽祖纂吳威遠將軍父

敏左中郎將訪少沉毅謙讓果於斷割賙窮賑乏家無
餘財為縣功曹時陶侃為散吏訪薦侃為主簿相與結
交以女妻侃子瞻鄉人有盜訪牛於冢間殺者訪得之
遣盜密埋其肉不使人知之及帝渡江命訪叅鎮東軍
事累遷振武將軍與陶侃征杜弢弢時作桔槔打官軍
舡艦訪於舡上作長岐棖以拒之桔槔不能為害又遣
其將張彥陷豫章訪追彥斬之將戰訪為流矢所中折
前兩齒形色不變及暮訪與賊隔水時賊彊兵衆訪知

力不可敵乃密遣人如樵採者而出於是結陣鳴鼓而
來大呼曰左軍至士卒皆稱萬歲至夜令軍中多布火
而食賊謂官軍益至未曉而退訪謂諸將曰賊雖引退
然終知我無救軍當還掩我宜促渡水而北既渡斷橋
訖而賊果至不能濟時杜弼將杜曾又聚衆破陶侃於
沔城帝令訪救之訪率衆至范陽曾等銳氣甚盛訪曰
昔人有言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使將軍李恒
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訪自領中軍張旗幟曾果畏訪先

攻左右甄訪自於陣後射雉以安衆心令其衆曰一甄
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及戰自旦至申兩甄皆敗訪
聞鼓音選精甲八百人自行酒飲之勅不得妄動聞鼓
音乃進賊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大
敗杜曾殺千餘人訪夜追之衆請待明日訪曰曾驍勇
能戰向之敗也彼勞我逸是以剋之宜及其衰乘之可
滅也鼓行而進遂走漢沔訪部將蘇溫追擒杜曾等於
武昌送王敦斬之初王敦懼杜曾之難謂訪曰擒曾當

相論為荊州刺史及曾平後從事中郎將郭舒說敦曰
荊州用武之國若以假人將有尾重之患公宜自領以
訪為梁州可矣訪大怒敦乃手書譬釋并遺玉環玉腕
以申厚意訪投腕於地曰吾豈賈豎可以寶腕悅乎陰
欲圖之敦患之而憚其彊不敢有異訪威風既著遠近
悅服勇智過人為中興名將性謙虛未嘗論功或問訪曰
人有小善鮮不自稱卿功勲如此無一言何也訪曰朝
廷威靈將士用命訪何功之有士以此重之時王敦有

不臣之心訪嘗切齒敦懷逆謀終慮訪未敢為非卒時

年六十一帝哭之慟立碑於本郡二子撫光

紫周訪傳訪少時遇

善相者廬江陳訓謂訪與陶侃曰二君皆位至方數功名畧同但陶得上壽周當下壽優劣更由年耳訪旅泊

宮亭湖廟廟本靈驗入者皆死及訪憇寢畧無神

異明早即廁見一老父訪執之乃化為雄鴨也

五年春正月大赦改元永昌元年戊辰大將軍荊州牧

王敦舉兵反於武昌謂長史謝鯤曰劉隗奸邪將覆社

稷吾欲除君側之惡安時濟民鯤曰隗誠始禍然城狐

社鼠也言未及卒敦怒曰君至庸才豈達天理發檄四

方以誅劉隗刁協為名遣龍驤將軍沈充都督吳興等諸軍事已已敦上疏曰昔太甲初雖不能遵明湯典辛納伊尹之訓漢武雄畧亦惑江充讒佞邪說至蕪湖又上表罪狀刁協等帝大怒下詔曰王敦憑恃寵靈敢肆狂逆方朕太甲欲見幽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朕將親御六軍以誅大逆二月內外戒嚴徵諸征鎮入衛京師詔公卿以下廷議丞相王導率昆弟子姪三十餘人詣闕待罪帝召入見導前謝曰逆臣賊子何代無之豈

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跣而下執手曰方託百里之命卿何言耶乃詔大義滅親以導為前鋒大都督勅丹陽諸郡皆加軍號以太子右率周逵行冠軍將軍統兵三千討沈充使鎮北將軍劉隗軍于金城右將軍周札守石頭甲午帝被甲徇六軍於郊外詔平南將軍陶侃領江州安南將軍甘卓領荊州各率所統以躡敦後四月敦先鋒攻石頭軍周札開城納賊王導郭逸周顗刁協劉隗等三道出戰六軍敗績皇太子欲親率將士自決戰

升車將出中庶子溫嶠固諫抽劍斷鞅乃止尚書令刁協劉隗並出奔協至江乘為其下所殺隗入於石頭隗字大連彭城人楚元王交之後解褐從元帝為從事中郎累遷丞相司直委以刑憲時世子文學王籍之居叔母喪而婚隗奏之帝下令曰詩稱殺禮而多婚以會男女之無夫家正今日之謂也可一解禁止自今已後宜為其防隗為法官多所彈奏不辟豪彊建興中丞相府斬督運令史淳于伯而血逆流隗因奏淳于伯刑血著

柱遂逆上終極柱末二丈三尺旋復流下四尺五寸百姓誼譁觀者滿路咸為冤枉之徵請見免相府從事及王導等官帝自責過而謝隗晉國既建拜御史中丞帝即位拜鎮北將軍都督青徐諸軍事鎮泗口初隗以王敦威權太盛終不可制勸帝出腹心以鎮方隅故以譙王承為湘州續用隗及戴若思為都督敦甚惡之與隗書曰頃承聖上顧盼足下今大賊未滅中原鼎沸欲與足下及周生之徒戮力王室共靜海內若其秦也則帝

祚於是乎隆若其否也則天下永無望矣隗答書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竭股肱之力効之以忠貞吾之志也敦得書甚怒及敦作逆舉兵以討隗為名詔徵隗還京師百官迎之於道隗岸幘大言意氣自若及入見帝與刁協奏請誅王氏帝不從有懼色及率兵攻石頭不拔告辭帝令避難雪涕與別至淮陰為劉遐所襲奔于偽趙庚午帝釋戎服使侍中王彬阮孚宣詔於敦曰公若不忘本朝於是息兵則天下尚可共安也如

其不然朕當歸瑯琊以避賢路辛未大赦使太常荀崧就拜敦丞相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進封武昌郡公邑萬戶加羽葆鼓吹詔百寮見敦於石城密問戴淵曰前日之戰其有餘力乎若思答曰豈敢有餘但力不足耳又問曰吾此舉動天下以為何如若思曰見形者謂之逆體誠者謂之忠敦笑曰卿可謂能言又謂周顗曰伯仁卿何負我顗曰公戎車犯順下官不能其事使王師奔喪以此負公敦憚其辭正不知所答既出

帝召顓於廣室謂曰近日大事二宮無恙諸人平安大將軍故副所望邪顓曰二宮自如明詔於臣等故未可知時護軍長史郝蝦等勸顓避敦顓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奔喪寧可草中求活耶初司空王導率子弟詣闕下請罪值顓將入導呼顓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顓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帝納其言與飲酒既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顓顓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既出又上表明導言甚切至導不知救

已而甚銜之及敦得志三問導周伯仁戴若思可為公
輔導三不答時叅軍呂猗說敦曰周顗戴淵皆有高名
瞻視不恆若不早除恐為後患敦乃同收害之路經太
廟顗大言曰天地先帝之靈賊臣王敦傾覆社稷枉殺
忠良陵虐天地神祇有靈當速殺敦語未終收人以戟
傷其口血流至踵顏色不變容止自若觀者為之流涕
時年五十四與戴淵同殺於石頭城東塘顗石上百姓
寃之至今紀其石賊平追贈左光祿大夫 顗字伯仁汝

南安城人安東將軍浚之子少有重名神彩秀徹司徒掾賁嵩見而歎曰汝穎固多奇士靖我邦族必其人矣及帝鎮江東中興初遷吏部尚書以醉酒為有司所奏白衣領職太興初拜太子少傅尋轉尚書左僕射領吏部如故時庾亮謂曰諸人咸以君方樂廣顗曰何乃刻畫無鹽唐突西子初顗以雅望獲海內盛名後顗以酒失為僕射畧無醒日時人號為三日僕射庾亮曰周侯末年可謂鳳德之衰也

案中興書王敦素憚顗每見顗輒面熱雖冬月仍交扇不休死

後王導校料中書故事見顗表救已殷勤乃執表垂泣
悲不自勝告諸子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因我而死幽
冥之中負
此良友

戴淵字若思廣陵人少遊俠不拘操行遇陸
機赴洛淵以其徒掠之機見淵坐胡牀指撫便宜知非
常人遂上舫屋上遙謂曰卿才器如此何不學問取祿
位乃與羣小行劫耶淵乃感悟棄刀流涕就機機賞異
焉入洛薦之及帝中興累遷尚書左僕射出為幽冀豫
兗并雍六州諸軍事鎮壽春王敦舉兵徵入築壘於大
桁北既而石頭不守遇害時年五十二賊平追贈右光

祿大夫六月旱敦將還屯武昌不朝而去多收時望殺之敦在武昌鈴下儀仗生華如蓮華狀五日而萎落是月襄陽太守周慮承敦旨害侍中荊州牧甘卓於襄陽卓字季思丹陽人秦丞相茂之後少忠正舉秀才累遷離狐令見天下大亂棄官東歸陳敏據揚州深相結託為子景娶卓女及周玘顧榮唱義邀卓共討敏定江南帝初鎮建鄴以為揚威將軍征周馥杜弢屢有戰功封南鄉侯湘州刺史尋改安南將軍梁州刺史鎮襄陽

善於撫綏孤幼估稅悉除市無二價州境所有魚池先
恒責稅卓至不收其利皆給貧人西土稱為惠政及王
敦舉兵告卓卓偽許之而心不同及敦將升舟卓使叅
軍孫雙詣武昌諫止敦敦聞雙言大驚曰甘侯前與吾
言云何更有異正當慮吾危朝廷邪吾今唯除奸兇耳
卿還言之事濟當以甘侯作公雙還報卓卓不能決會
湘州刺史譙王承遣主簿鄧騫來說卓言王敦以私憾
稱兵象魏此實忠臣義士匡濟之時時不可失卓笑曰

桓文之事豈吾所能至於盡力國難乃其心也時敦以卓不至慮其在後為變遣叅軍樂道融苦要卓俱下道融至背敦說因說卓襲之卓遂決曰吾本意也因馳檄遠近陳敦肆逆遣司馬孫雙奉表詣臺使叅軍羅英至廣州與陶侃期令譙王承堅守長沙京師大喜詔書遷卓鎮南大將軍侍中都督荆梁二州諸軍事荊州牧敦聞大懼遣卓兄子印求和謝卓曰君此是臣節不相責也吾家計急不得不爾想便旋軍襄陽當結姻好及

王師敗績敦求臺駟虞幡以駐卓卓聞周顗戴若思遇害流涕謂印曰吾之所憂正為今日每得朝廷人書以羯賊為先不意禍起蕭牆且使聖上元吉太子無恙吾適據武昌敦勢逼必劫天子以絕四海望不如還軍更思後圖於是自豬口命旋軍襄陽都尉秦康說曰今分兵取敦不難但斷彭澤上下不得相赴自然離散可一戰而擒也卓不從樂道融亦日夜勸卓討敦卓徑還襄陽意氣騷擾失常自照鏡不見頭視庭樹而頭在樹上

心甚惡之家中金櫃忽鳴聲似槌鏡清遠而悲巫云金櫃將離是以悲鳴主簿何無忌及家人皆勸令自警卓轉更狠愎散兵大佃而不為備故周慮等附敦意詐云湖中多魚勸卓遣左右捕魚乃襲害卓傳首于敦四子蕃等被殺秋八月瑯琊太守孫默叛奔石勒冬十月沈充陷吳國新昌太守梁顧起兵反應充京師大霧黑風蔽天日月無光十一月乙酉罷司徒并丞相閏月己丑帝崩于內殿大寧元年春二月葬平陵陵在今縣北九

里鷄籠山陽不起墳
崇帝年四十二即位立五年年四

十七崩謚元皇帝廟號中宗

崇晉書荀崧傳初帝崩羣臣議廟號王敦遣使謂曰

豺狼當路梓宮未反祖宗之號宜別思詳僕射荀崧議以為禮祖有功宗有德元皇帝天縱聖智光啟中興德澤侔於太戊思惠邁於漢宣臣敢依前典上號中宗既而與敦書曰承以長蛇未剪別詳祖宗先帝應天受命以隆中興中興之主寧可隨世數而遷毀敢率丹直詢之朝野上號中宗卜日有期不及重請專輒之慙所不敢辭敦深銜之
帝幼有令問屬惠皇之際王室多故惟退讓不顯灼然之迹故時人未之識唯侍中稽紹異之謂人曰瑯琊王毛骨非人臣之相元康二年從討成都王穎蕩

陰之敗也叔父東安王繇為顗所殺帝懼禍及將欲出
奔其夜月明禁衛嚴警帝無由得出甚窘迫有頃雲霧
晦冥雷雨暴至徼者皆弛因得潛出顗又令閹禁貴人
既至河陽為津吏所止從者宗典以策鞭馬笑曰舍長
官禁貴人汝亦被拘耶吏乃聽過至洛陽迎太妃俱歸
東國東海王越輔政加帝平東將軍鎮下邳尋遷安東
大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越西迎大駕留帝居守用王
導計懷帝永嘉元年始渡江鎮建鄴初惠帝太安之際

童謠云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為龍及是帝與西陽王汝南王南頓王彭城王等獲濟而帝竟登大位帝性簡儉冲素容納直言虛已待物頗以酒廢事王導一言帝命酌引觴覆之於地遂絕有司嘗奏太極殿廣室施絳帳帝令冬施青布夏施青練等帳寵幸鄭夫人衣無文綵從母弟王廙為母立屋過制流涕止之然晉室邁紛皇輿播越天命未改人心叶贊元戎屢動不出江畿經畧區區僅全吳楚昔秦望氣者云五百年後金陵有天子

氣及孫權稱號自謂當之考其歷數猶為未及元帝之
渡江也乃五百二十六年真人之應在於此矣太康初
平吳王濬實先至建鄴而吳降歟遠歸璽於瑯琊武帝
咸寧元年八月丁酉大風折太社樹中有青氣屬天占
者云東莞有帝王之祥由是徙封東莞王伋為瑯琊王
伋即元帝祖明帝元年生天意人事中興符也始西晉
亂武帝子孫無孑遺社樹折之應常風之罰也青氣東
莞之祥也

建康實錄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建康實錄卷六

唐 許嵩 撰

晉

肅宗明皇帝

明帝諱紹字道畿中宗長子母豫章君帝幼而聰哲年數歲嘗置中宗膝上會長安使來中宗因問曰汝謂日與長安孰遠對曰日遠中宗問其故答曰不聞人從日

邇來居然可知爾中宗異之明日會羣臣又問之對曰
日近中宗失色曰何異昨日之言對曰舉目見日不見
長安由是益竒之大興元年春三月改晉王太子立為
皇太子性至孝有文武才畧當代名臣王導庾亮溫嶠
等咸親待之嘗論聖人真假之意導等不能屈又習武
藝善撫將士于時東朝濟濟遠近屬心焉及王敦執政
知帝神武明斷朝野共欽欲謀以不孝廢之會百官問
皇太子何德可稱聲色俱厲必使有言中庶子溫嶠對

曰鈞深致遠蓋非淺局所量以禮觀之可稱為孝矣衆皆以為然敦謀遂止永昌元年閏十一月己丑中宗崩庚寅即皇帝位大赦天下尊所生荀氏為建安郡君

二年春正月赤烏見癸巳黃霧四塞二月葬元皇帝於建平陵帝徒跣至陵所三月戊寅朔大赦改元太寧元年臨軒懸而不樂丙戌隕霜殺草饒安東光安陵三縣災燒七千餘家死者萬五千人是月王敦獻皇帝信璽一紐敦將謀篡奪諷朝廷徵已帝手詔徵之敦下叱於

湖陰帝乃轉司空導為司徒敦自領揚州牧五月蜀李
驤寇寧州刺史王遜遣將軍姚崇拒戰于堂狼大破之
崇以道遠不敢窮追渡瀘水遜大怒髮上衝冠冠盡裂
中夜而卒 遜字邵伯魏興人累遷魏興太守在郡私
牛馬生駒犢者秩滿悉以付官云是郡中所產中宗即
位拜寧州刺史封褒中公是月王敦害從事中郎將周
嵩及尚書周札 札字宣季義興人征西將軍處之少
子以豪右自處累遷右將軍都督石頭水陸軍事王敦

舉兵下攻石頭札不守開門納敦敦用為尚書兄弟皆
居列位吳士多依附王敦深忌之及周延母喪送葬者
千數敦益憚焉錢鳳說敦曰夫有國者患於彊逼自古
釁難恒必由之今江東之豪莫過周沈公萬世之後二
族必不靜矣周氏最彊而多俊才宜先為之所則後嗣
可安國家可保敦納之因有道士李脫妖術惑衆自言
八百歲故號李八百時人多信事之弟子李弘養徒滿
山作逆敦使廬江太守李恒告札及宗黨與李脫謀反

遂盡掩札兄弟子姪等同殺之 嵩字仲智尚書僕射
顗之次弟狷狹每以才氣凌物中宗作相引為參軍及
晉王即位拜奉朝請累遷御史中丞時王敦勢盛中宗
漸疎王導嵩因上書言導忠諒竭誠義以奉主雖有不
軌之謀父子尚無反顧之義況兄弟乎此固舊德不可
棄垂成之業也中宗感悟與導親如故及敦破石頭擅
朝柄而害顗使人弔嵩嵩曰亡兄天下人為天下人所
殺復何弔焉敦甚銜恨懼失人情故未加害用為從事

中郎嵩以兄遇橫禍恒憤憤敦知之使妖人李脫誣嵩

反害之嵩精於事佛臨刑猶誦經

初額母李氏冬至舉鵬賜三子曰吾本謂

渡江託足無所不期爾等並貴列吾目前復何憂也嵩起曰恐不如尊旨伯仁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抗直亦不容于世惟阿奴碌碌在母目下阿奴謨小字也後果壽終位至侍中封西平侯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貞也

六月壬子立皇后庾氏秋七月丙

子朔震太極殿柱冬十月散騎常侍薛蕙卒 蕙字令

長丹陽人祖綜父瑩並仕吳顯位蕙少清素與同郡紀瞻廣陵閔鴻會稽賀循吳郡顧榮齊名號為五俊初入

洛舉孝廉拜北陽相中宗鎮江左用為軍諮祭酒累遷
左長史進爵安陽鄉侯中興建遷尚書領太子少傅自
綜至兼三世傳東宮談者美之及帝即位詔以師傅加
進崇禮八月石勒將石季龍攻陷青州刺史曹嶷遇害
冬十一月以國饑乏調刺史已下米各有差

二年春正月丁丑朔帝臨軒懸而不樂庚辰赦五歲刑
以下夏五月王敦在湖陰謀舉逆帝密知之自乘巴滇
駿馬微行至於湖陰察敦營壘而出時有軍士疑帝非

常人敦時晝卧夢日繞其營驚起曰此必黃鬚鮮卑奴

來也

案晉書帝母荀氏代州人帝狀類外氏鬚黃故敦謂帝曰黃須鮮卑奴也

於是使五騎

追之帝已馳還見逆旅賣飯嫗以七寶鞭與之曰後有騎來以此示也俄而敦追騎至問嫗嫗曰去已遠矣因

以鞭示之五騎傳翫稽留遂久又見馬糞冷

晉書云帝以水灌糞

令冷以為信而止

帝僅獲免丁巳敦病亟無子養兄舍子應為

嗣矯詔拜其子應為武衛將軍以自副而拜舍為驃騎

大將軍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

舍字處弘少頑兇以

敦故累遷顯位日夜與敦計以沈充錢鳳為謀主諸葛
瑤鄧嶽周撫李恒謝雍為爪牙戊午敦以左司馬溫嶠
為丹陽尹使覲伺朝廷嶠至具言敦逆狀今病篤恐左
右促其事請為之備帝召侍中陳晷往問疾使密觀形
勢錢鳳以敦病懼不諱因謀發兵向京師丙寅帝乃詔
王敦將帥官寮唯討錢鳳一人其餘文武無所問罪其
有捨王敦而稱大將軍者準軍法從事丁卯以司徒王
導為鎮南將軍前鋒大都督以溫嶠為中壘將軍與尚

書卞壺守石頭以應詹為護軍將軍督朱雀航南諸軍
事以建威將軍趙盾等武旅三千十道俱進以奮威陶
瞻精銳三萬繼之水陸齊勢帝親御六師以尚書郗鑒
庾亮為左右衛將軍都督從駕諸軍事徵平北將軍王
邃平西將軍祖約臨淮太守蘇峻等並入衛京師以太
宰西陽王羨摠統諸軍以虞潭為會稽太守使躡沈充
別遣充鄉人沈構往吳興諭充許以為司空充謂構曰
三司具瞻之重豈吾所任幣厚言甘古人所畏且丈夫

共事終始當同寧可中道改易人誰容我構因陳禍福
成敗苦勸之充不納率兵臨發謂其妻子曰男兒不豎
豹尾終不還也時虞潭舉兵于會稽將建牙有野鷹飛
集帳屋衆懼潭曰起大義而剛鷲鳥來破賊必矣敦病
轉篤不能統衆兄含謂敦曰此家事吾便當之戊辰敦
上疏罪狀溫嶠以誅奸臣為名以含為元帥率錢鳳鄧
岳周撫等將發鳳問敦曰事克之日天子云何敦曰尚
未南郊何得稱天子但盡卿兵勢唯保護東海王及裴

妃而已辛未含至江寧王導使人送書與含廣言禍福
勸含還武昌保其門戶無黨犬羊以肆逆導雖不武情
在寧國明目張膽為六軍首寧忠臣死不無賴生含不
答秋七月壬申朔含與錢鳳等水陸五萬至于南岸遊
騎逼淮溫嶠乃燒朱雀桁以挫其鋒帝躬率六軍出次
南皇堂欲討之知其為物情所畏密與王導謀曰自上
人情業業皆仗敦為勢若聞其斃衆必危殆因而擊之
可破矣導遂集宗人詐云敦死舉哀衆果大危癸酉夜

募壯士與中軍司馬曹渾左衛將軍陳嵩段秀等領甲

卒千人渡水掩其未備平明大破含軍於越城臨陣斬

前鋒何康鄧岳等

晉書岳陳郡人也字子遼勇力絕人為王敦參軍時人方之樊噲襄陽城

北沔水中有蛟常為人害岳入水截蛟而出人皆異之

敦聞軍敗大怒曰我兄老

婢兒耳門戶事去矣語叅軍呂實曰吾當自力行因作

勢而起起而復困卧遂憤惋而死臨絕召羊鑒及子應

曰我亡後應便即位先立朝廷置百官然後營葬事俄

而敦死秘不發喪裹屍以席蠟塗其外埋於廳事中夜

與左右縱酒淫樂王含錢鳳乃率餘黨自柵塘西置五

城造營

紫園經五城狀如却月勢高二丈相去各二十丈在今縣東二十五里陶季直京都記五城邈

淮帶湖祖道送歸多集此處唐景雲中縣令陸考恭於城側造橋渡淮水則今之五城橋也

壬辰沈

充自吳興率兵萬餘來會含等進築壘於陵口乙未賊

分軍從竹格渚濟水光祿勲應詹拒之不利含鳳長驅

至御街沈充自青溪引軍與含會至宣陽門北中郎將

劉遐歷陽太守蘇峻等率輕騎從南塘出橫擊之賊軍

大潰劉遐乘勝追破沈充於清溪丙申含等燒營遁走

蕪湖與子應乘單舟奔江陵荊州刺史王舒使人迎之

並沉于江餘黨平

晉書王舒子允之總角時嘗隨從伯敦敦與錢鳳謀為逆允之時飲酒帳

中卧已醒悉聞其言慮敦疑之便於卧處大吐衣面並汚鳳既出敦果照視見允之卧吐中以為大醉不復疑之允之求還京師具以敦謀白父父即與導白帝及敦平後累位至會稽內史詔御史劉彞往

蕪湖發瘞出敦跽而刑之焚其衣冠梟首於大航觀者

稱慶數旬尚書令郗鑒啟帝聽收私葬詔許之 敦字

處仲司徒導之從父兄也伯祖祥字休徵魏太尉祖覽

祥異母弟魏宗正卿生六子裁基會正彥琛裁生導基

生敦敦少有成人之風尚晉武帝襄城公主拜駙馬都尉除太子舍人時王愷石崇以豪侈相尚愷嘗會賓客因樂失調殺美人一坐為之改容敦神色自若時又使美人行酒以客飲不盡輒殺之酒至敦所故不肯持美人悲懼慄然不視導歎曰處仲若當世心懷剛忍非令終也時洗馬潘滔見敦曰處仲蜂目已露豺聲未振若不噬人必為人所噬後遷中書監永嘉末天下大亂敦悉以公主時侍婢百餘人配給將士金銀寶物散二

於衆及東海王越輔政以敦為揚州刺史潘滔進諫越曰今樹仲處於江外使其肆豪彊之心是見賊也越不從元帝召為安東軍諮祭酒進左將軍與從弟導同心翊戴元帝於江東以隆中興時人為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大興初與陶侃周訪討杜弢敦以元帥進拜鎮東大將軍都督江揚荆湘交廣六州諸軍事江州刺史封漢安侯敦始自選置於是專權之跡漸彰帝安慰之加侍中荊州牧敦既專任閫外有問鼎之志帝畏而怒之

遂引劉隗刁協為腹心及隗用事頗間王氏敦怒上疏
陳之自爾憤憤不平每酒後輒詠魏武帝樂府歌曰老
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鐵如意打唾
壺為節壺邊盡缺乃率衆內向以誅劉隗為名既破王
師擁兵石頭多行殺害肆其劫掠稱疾不朝而去及帝
即位乃諷朝廷徵已因下鎮姑孰帝使兼太常應詹授
敦加黃鉞班劍虎賁二千人奏事不名入朝不趨劍履
上殿又使侍中阮孚齋牛酒犒勞敦不見使主簿受詔

敦既得志暴慢愈甚諸方貢獻多入已府王舍既兇戾
黨成不軌初敦始病也夢白犬自天而下噬之又夢刁
協乘輅車導從瞋目叱左右執之意惡而死敦眉目踈
朗性簡脫口不言財利武帝嘗召時賢共言伎藝之事
敦都不闕意自言惟知擊鼓因振袖揚袍音節諧韻神
氣自若舉坐歎其雄爽

案晉書石崇以奢豪矜物廁所
常有十餘婢列侍置香粉有容

色如廁者皆易新衣而出客多羞脫衣而敦脫故著新
意色無忤婢相謂曰此必能作賊又嘗荒恣於色左右
或諫之敦乃開後閣驅

諸婢妾數十人並投之
丁酉帝自南皇堂還宮大赦天

下詔王敦徒從被逼者一切無所問唯其黨不原是月
分遣諸將追逐敦所置宮室及將帥逃者丁未義興人
周騫殺敦所置太守劉芳于郡祖約逐敦淮南太守任
台於壽春戴淵弟良及周光獲錢鳳斬之沈充奔於吳
故將吳儒誘充於複壁中殺之並傳首京師九月論平
賊功封王導始興公溫嶠建寧公卞壺建興公庾亮永
昌公餘賞各有差冬十二月壬子帝謁建平陵行大祥
禮是歲驃騎將軍臨湘侯紀瞻卒 瞻字思遠丹陽秣

陵人祖亮父陟皆吳三公瞻少以方直知名吳平徙居
歷陽察孝廉不行尋舉秀才為司馬東閣祭酒太安中
棄官歸家與顧榮共討陳敏徵為尚書郎中宗鎮江外
引為軍諮祭酒帝親往瞻宅與同車而歸加揚威將軍
拒石勒功除會稽內史時有詐為將軍府吏收諸暨令
拘之瞻疑其偽破檻出令而訊問使者果伏詐妄及中
宗踐位累拜侍中領尚書令上疏諫諍多所匡益帝甚
嘉其忠烈因疾上疏自責因以疾免尋除尚書左僕射

屢辭疾篤還第不許上疏言郤鑒節操今孤軍在鄒山
恐為寇賊所獲請朝廷徵還及帝即位嘗獨引瞻於室
慨然憂天下曰社稷之臣無復十人因屈指曰君便其
一也轉領軍將軍當時服其嚴毅雖恒疾病六軍敬憚
之加散騎常侍及王敦之逆帝使謂瞻曰卿雖病卧護
六軍所益多矣賊平自表還家帝聽之遣使就拜驃騎
將軍以家為府尋卒追封華容子封次子一人亭侯瞻
性靜默少交遊而好仁義有託後者皆為立園宅少與

陸機善及機遇害瞻卹其家成其男女同其所生立宅於烏衣巷屋宇崇麗園池竹木有足賞翫焉子景鑒並早卒是歲置廩犧署養天地宗廟犧牲今在東府城後三年春二月戊午復三族刑惟不及婦人三月戊辰立皇子衍為皇太子大赦增文武位二等大酺三日賜鰥寡孤獨帛人二匹癸巳徵處士臨海任旭會稽虞喜並為博士旭字次龍臨海章安人有清操不染流俗郡守蔣秀請為功曹秀貪穢旭正色諫不納乃謝去及坐

事旭狼狽營送之永康初求俊異旭辭疾歸尋天下大亂陳敏之逆惟旭與賀循等守死不從中宗初頻徵不到及王導啟立學校以旭與虞喜俱為隱學同名之夏四月詔大事初定其命維新可令太宰司徒已下詣都坐參議政道諸所因革務盡事中食直言引亮正想羣賢達吾此懷矣己亥石勒寇河南司豫兗三州並沒將軍李矩衆潰矩字世迪平陽人以滎陽守隨中宗加冠軍將軍領河南平陽太守頻破劉聰以功進安西將

軍劉聰死其將靳準殺聰子粲盡滅劉氏乃上言二帝
幽沒賊庭今謹扶持梓宮請矩上聞矩馳表于帝帝使
太常韓肩迎梓宮未至遇石勒劉曜破靳準矩舉衆南
走墜馬死五月以征南大將軍陶侃為征西大將軍都
督荆襄雍梁四州諸軍事荊州刺史以荊州刺史王舒
為都督湘中諸軍事湘州刺史以劉顗為平越中郎將
廣州刺史六月太子庶子孔衍卒 衍字舒元魯國人孔
子二十二代孫少好學諳識古事朝儀軌制多取正焉

著春秋後語十卷秋七月詔郊祀天地之重事自中興
已來唯南郊未曾北郊四時五郊之禮都不復設五嶽
四瀆名山大川載在祀典應望秩者悉廢而未舉主者
其依舊詳處以時置祭八月詔吳時將相名賢之冑有
能纂述家訓忠孝仁義靜已守真不聞於時者州郡中
正丞以名聞勿有所遺閏月壬午帝不豫召太宰西陽
王羗司徒王導尚書令卞壺車騎將軍郗鑒護軍將軍
庾亮丹陽尹溫嶠等並受遺輔太子丁亥遺詔敕以時

服務從簡約戊子帝崩于太極東堂九月辛丑葬武平

陵在縣城北九里鷄籠山陽與元帝同

崇帝年二十五年即位三年年二

十七崩謚曰明帝廟號肅宗帝聰明有機斷尤精物理

平時兵中肅飢死疫過半虛弊既甚事極艱虞王敦震

赴之威將移神器帝崎嶇遵養以弱制強潛用獨斷廓

清大殺政授荆湘四州以分上流之勢撥亂反正彊本

弱親雖存國日淺

而親謀引遠矣

建康實錄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建康實錄卷七

詳校官編修臣李潢

編修臣裴謙履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陳木

謄錄監生臣甯汝櫨

欽定四庫全書

建康實錄卷七

晉

顯宗成皇帝

成皇帝諱衍字世根明帝長子太寧三年三月立為皇
太子閏八月戊子明帝崩己丑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
庾氏為皇太后年幼太后臨朝以司徒王導中書令庾

唐 許嵩 撰

亮輔政四年春正月丁亥朔大赦改元咸和元年文武
各進位二等京師百里內復一年租天下賜酺五日鰥
寡孤獨穀帛有差夏五月大水秋八月溫嶠為平南將

軍江州刺史嶠表故吏部郎畢卓為長史

案三十國春秋卓性嗜酒

大興末為吏部郎以酒廢職時比舍郎酒熟卓因夜竟至窺所盜飲醉卧及旦主人見之曰畢吏部也乃命酒飲盡醉而去父母惡之因取舡以貯酒於屋中卓甚喜入酒中拍浮來往達明飲之亦盡嘗謂人曰左手執蟹螯右手持酒盃拍浮酒池中足樂一生哉

九月尚書右僕射鄧攸卒贈光祿

大夫加金章紫綬

攸字伯道平陽襄陵人祖殷亮直

彊正為淮南太守夢行水邊見一女子猛獸自後斷其
盤囊占者以為水邊女汝字也斷盤囊者新獸頭代故
獸頭也今不作汝陰當作汝南果遷汝南太守攸幼以
孝德稱舉孝廉為吳王文學累遷河東太守永嘉末天
下大亂遇羯賊棄所生子而攜弟子綏走江東元帝以
攸為太子中庶子為吳郡太守攸載米之郡俸祿無所
受惟飲吳水人民飢者輒開倉賑而後報刑清政明百
姓悅之為中興良吏後稱疾去職郡常有送迎錢數百

萬攸一無所受百姓爭牽船泣留之船不得進攸乃夜中發去吳人歌曰統如打五鼓鷄鳴天欲曙鄧侯拖不

留謝令推不去入為吏部尚書久之遷尚書右僕射晉書

攸過江納妾甚寵之訊問其家屬說是北人遭亂憶父母姓名乃攸之甥也攸感恨遂不畜妾後妻不復孕時人為之語曰天道無知今鄧伯道無兒語曰此天道有知也夫父子之道親親之義豈可忍而邀一時之假名損人倫之大義安忍也鄧伯道無兒天道有知冬十月封魏武玄孫曹勣為陳

留王以紹魏後已巳庾亮誣南頓王宗陰與蘇峻謀叛誅之貶其族為馬氏庚辰赦京師百里內五歲已下刑

甲申徵歷陽太守蘇峻為大司農峻不受命十一月壬子大閱於南郊改定王侯國秩九分食之一時大旱自六月不雨至於是月

二年春正月新除交廣寧三州諸軍事廣州刺史阮孚卒孚字遙集陳留人也父咸始平太守孚屬避亂渡江中宗以為安東府叅軍蓬髮飲酒不以世務嬰心轉丞相叅軍遷瑯琊王哀車騎府長史進拜散騎常侍孚性既嗜酒嘗以金貂換酒後為所司彈劾帝宥之肅宗

即位轉侍中吏部尚書稱疾就家用之尚書令郝鑒以
為非禮帝曰就用之誠不快不爾便廢才及肅宗不豫
溫嶠入受顧命過孚家邀同行升車乃告曰主上大漸
江左危弱實藉羣賢共康世務卿時望所歸今欲屈卿
同受顧託孚不答固求下車嶠不許垂至宮門告嶠內
逼求暫下便徒步還家初祖約好財孚好蠟屐同是累
而未判其得失有詣約見正料財物客至屏當不盡餘
兩小簾以著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正見

自蠟屐因歎曰未知一生當著幾量屐神色甚閒暢於是勝負始分咸和初拜丹陽尹時太后臨朝政出舅族孚謂所親曰今江東雖累世而年數實淺主幼時艱運終百六而庾亮年少德信未孚以吾觀之將兆亂矣遂苦求出王導等以孚疎放非京兆尹才乃除交廣寧三州刺史未至廣州卒於道時年四十九既而明年蘇峻作逆識者以為知幾三月益州地震夏五月日有食之護軍營牛生犢兩頭六足王導家羊生羔無後足冬十

一月歷陽太守蘇峻豫州刺史祖約等舉兵於江西以討庾亮為名十二月辛亥峻使其將韓晃入姑熟屠于湖害于湖令陶馥宣城內史桓彝為晃所敗死之庚寅京師戒嚴以護軍將軍中書令庾亮為征討都督詔加振威將軍司馬流為左將軍帥眾拒峻前鋒戰於慈湖流敗死之流字子玉國之宗室性懦怯不閑軍旅時率水步二千南上遇賊懼形於色臨陣方食不知口處問左右吾口何在既而合戰軍敗遇殺

三年春正月征西大將軍陶侃率江州刺史溫嶠等下

援京師丁未蘇峻濟自橫江登牛渚二月庚戌峻軍至

鍾山領軍卞壺率六軍與峻戰於山南王師敗績

紫陣圖云

蘇峻戰場在鍾山明慶寺前晉所謂王師敗於陵西即吳大帝時陵也

峻因風放火進燒

青溪柵再破官軍卞壺羊曼周導陶瞻等皆死於柵下

遇害者數千人壺字望之濟陰宛句人也祖統父粹以

清辯鑒察稱兄弟六人並登宰府世號卞氏六龍玄仁

無雙玄仁粹字也位中書令壺弱冠有名譽元帝鎮江

左召為從事中郎委以選舉甚見親仗轉世子師居師
佐之任盡匡輔之節一府貴憚中興建遷太子詹事拜
御史中丞忠於事上權貴屏跡累位至尚書令明帝不
豫壺與王導同受顧命輔幼主成帝即位羣臣進璽司
徒王導以疾不至壺正色於朝曰王公豈社稷之臣耶
大行在殯嗣皇未立寧是稱疾之時導聞之乃輿疾而
至及皇太后臨朝壺與庾亮對直省中共叅機要時王
導又稱疾不朝而私送車騎將軍郗鑒壺奏導虧法從

私無大臣之節舉朝震肅壺裁斷切直幹實當官以褒
貶為已任勤於吏事然性不弘恪才不副意故為諸名
士所少而無卓爾優譽肅宗深器之於諸大臣而最任
職阮孚嘗謂曰卿恒無閒泰常如含瓦石不亦勞乎壺
曰諸君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鄙恠者非壺而誰時貴
遊子弟慕王澄謝鯨為達壺厲色於朝曰悖禮傷教罪
莫斯甚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欲奏推之王導庾亮不從
乃止然而聞者莫不折節時王導以勲德輔政成帝每

幸其宅嘗拜導婦曹氏侍中孔恒密表不宜拜導聞之
曰王茂弘驚病耳若卜望之之巖巖刁玄亮之察察戴
若思之峰岨當敢爾邪及蘇峻作逆詔以壺為都督加
領軍將軍峻自鍾山破王師進攻青溪柵壺與諸軍拒
之苦戰死之時年四十八二子瞻盱見父沒相隨赴賊
同時見害瞻盱母裴氏撫二子屍哭曰父為忠臣爾為
孝子夫何恨乎徵士程湯聞而歎曰父死於君子死於
父忠孝之道萃於一門 羊曼字祖延太傅祐兄孫也少

知名中宗鎮江左辟為丞相主簿歷晉陵太守王敦平
後代阮孚為丹陽尹蘇峻作亂加前將軍率文武守雲

龍門峻既破六軍與卞壹周導陶瞻等同見害

案晉書
曼性任

達與溫嶠阮放等同志友善並為中興名士時州里稱
陳留阮放為宏伯高平郗鑒為方伯太山胡毋輔之為
達伯濟陰卞壹為裁伯陳留蔡謨為朗伯阮孚為誕伯
高平劉綏為委伯而曼為黯伯凡八人號兗州八伯期
古之八俊時朝士過江初拜官相飾供饌曼拜丹陽尹
客來早得佳設日晏而漸罄不復及精隨客早晚而不
問貴賤時華固為臨海太守竟日皆美雖晚至者
猶獲盛饌今論者以固之豐腆不如曼之真率也
是月
峻又追敗庾亮於宣陽門內亮攜子弟與郭默趙盾上

奔潯陽臨去謂侍中鍾雅曰以後事相委雅曰棟折榱
傾誰之責與亮曰今日之事不容復言卿當思効匡復
雅曰想足下不愧荀林父耳雅遂與司徒王導擁帝於
太極殿崧翼等侍左右峻兵麾戈接於帝座叱左右下
侍中褚翼曰蘇冠軍來覲至尊軍人豈得侵逼兵人遂
散下殿突入太后後宮逼辱妃后及左右侍人羣臣奔
竄百姓號泣震響京師丁巳峻矯詔大赦天下惟不免
庾亮兄弟以祖約為侍中太尉尚書令峻自為錄尚書

事驃騎大將軍以許柳為丹陽尹三月丙子皇太后庾氏崩壬申葬明穆太后于武平陵后諱文君潁川鄢陵人也性仁惠美姿儀元帝聞之娉為太子妃以德見重肅宗即位為皇后帝即位尊為太后羣臣奏天子幼沖宜依漢和熹皇后故事臨朝后辭讓數四不得已而臨朝攝萬機后兄中書令亮管詔命公卿奏事稱皇太后陛下既而京都傾覆后見逼辱遂以憂崩時年三十二夏五月乙未峻逼帝遷于石頭城帝哀泣升車羣臣步

從峻以倉屋為宮分遣管商張瑾等東寇錢塘吳縣

案荀

崧傳成帝時崧子羨年七歲隨崧在石頭峻甚憐之嘗置羨於膝上羨歸謂其母曰請與兒一利刀子足以殺

賊母遽掩其口

丙午征西太將軍陶侃江州刺史驃騎將軍溫

嶠庾亮等帥舟師四萬旗鼓百里次于蔡洲六月諸軍

盡會石頭城西北賊盛未即決戰議於查浦築壘監軍

李根固爭曰查浦地下又在水南惟白石峻固修之滅

賊之術也侃等許之曰若壘不立卿當腰斬根引兵夜

修曉訖賊衆見壘大驚壬辰進軍白石九月戊申司徒

王導奔於白石庚午陶侃率溫嶠庾亮等陣於白石侃使將軍楊謙以軍攻於石頭峻輕騎出戰謙詐北奔白石壘峻逼之纔交鋒峻墜馬侃督護竟陵太守李陽臨陣斬峻於白石陂岸至今呼此陂為蘇峻湖今在縣西北十二里石頭城正北白石壘即在陂東岸庾亮命鬻峻肉焚其骨峻弟逸乃發亮父母墓斲棺焚屍初峻歷陽外營將軍鼓自鳴如人弄槌峻手自破之曰我鄉土時有此即城空矣俄而為亂夷滅此聽不聰之罰也

案晉

書紀蘇峻初營鍾山前祈鍾山之神許畫朱鬚紫蹄馬碧蓋朱絡車後郝鑒入援又祈鍾山神謂鑒曰蘇峻為逆人神所憤當與蔣子文共誅鋤之且峻亦祈我豈可助之為虐今以疏相示及集收而疏見

峻字子

高長廣拔人少為書生年十八舉孝廉永嘉喪亂所在屯聚峻亦糾合徒衆結壘於本縣撫弱埋朽遠近感恩歸者日盛皆推峻為主遂羣聚射獵於海邊青山中時曾疑領青州刺史惡其得衆將討之峻懼不敵泛海南渡既至廣陵朝廷嘉其遠到累拜蘭陵相同討王敦逆以功進使持節冠軍將軍歷陽內史加散騎常侍封邵

陵公以江外之任寄之峻既有功於國威望漸著頗有
異圖時肅宗崩帝幼委政宰輔護軍庾亮恐其兵彊難
制下優詔徵之峻素疑亮欲害已不應命朝廷使諷諭
之峻曰臺下云我欲反豈得活耶我寧山頭望廷尉不
能廷尉望山頭乃結祖約為亂以討庾亮為名遂舉兵
渡江破王師入宮城縱兵侵掠窮兇極暴殘酷無道光
祿勲王彬等皆被捶撻逼令負擔登蔣山裸剝士女哀
號之聲響振內外為陶侃溫嶠等所破殺之峻司馬任

讓復立峻弟逸為帥收兵保石頭十二月石勒破劉曜
於洛陽擒之關中大亂

四年春正月帝在石頭侍中鍾雅右衛將軍劉超等謀奉帝
出就陶侃營事覺遂使任讓將兵入收超雅帝持抱超等悲
泣曰還我侍中右衛讓不受詔殺雅等及峻平陶侃得任讓
不殺帝曰任讓是殺我侍中右衛者不可宥乃殺之雅字
彥胄潁川人超字世瑜瑯琊人少有志尚中興初為中書
舍人累拜中書侍郎穆后臨朝遷為射聲校尉時軍校無兵

伍義興人多隨超超因統其衆以宿衛為君子營帝即位與鍾雅俱為侍中帝遷幸石頭大雨超與雅步衛左右賊給馬惡而不騎丁卯賊將匡術以苑城歸順百官赴之戊辰峻于碩引軍又攻宮城焚燒堂殿祕閣皆盡城內大飢米斗萬錢庚午冠軍將軍趙胤大破祖約於歷陽約奔石勒二月戊戌諸軍攻石頭李陽滕含大破蘇逸於查浦含等奉帝幸溫嶠舟乘輿反正羣臣頓首號泣請罪甲午蘇逸以萬餘人東走延陵湖將入吳興

將軍王允之追擒於溧陽初太寧中有童謠云大馬死
小馬餓高山崩石自破高山謂峻也石即峻小名也時
自正月雨至二月五十日及滅蘇峻黨後淫雨乃霽兵
火之後宮闕荒殘帝居止蘭臺甚卑陋欲宮建平園溫
嶠議遷都豫章朝士及三吳之豪議都會稽司徒王導
獨曰建康古之秣陵帝皇所居孫仲謀劉玄德皆云王
者之宅不可改遂定議焉三月士子論平賊功行賞以
陶侃為太尉封長沙公郗鑒為司空封南昌公溫嶠為

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始安公追贈死王事者贈
卞壺左光祿大夫餘各有差尚書郎弘納上議訟壺子
父三人同死國難詔改贈驃騎將軍謚忠貞夏四月乙
未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始安公溫嶠薨
嶠字太真司徒羨弟愴之子性聰敏有識量博學少
以孝悌稱起家為司隸都官從事奏彈無所避京師震
肅平北大將軍劉琨請為叅軍為琨謀主琨所憑恃焉
及二都傾覆元帝初鎮江左琨誠繫王室謂嶠曰昔班

彪識劉氏之復興馬援知漢光之可輔今晉祚雖衰天命未改吾欲立功河朔使卿延譽江南乃以嶠為左長史檄告華夷使嶠奉表勸進嶠至引見帝具陳琨忠誠因說社稷無主天人係望辭旨慷慨舉朝屬目王導周顗等並與親善時江左草創網維未舉嶠殊以為憂及見王導共談世務歡然曰江左自有管夷吾復何慮因屢求反命不許除散騎侍郎累遷太子中庶子太子深重之與為布衣之交肅宗即位拜侍中叅綜機密尋轉

中書令帝倚為棟梁之任王敦忌之請為左司馬嶠謬
為誠敬深結錢鳳詐立聲譽每曰錢世儀精神滿腹鳳
悅之丹陽尹缺敦表以嶠為丹陽尹因餞會嶠自起行
酒至鳳未及飲嶠偽為醉以手板擊鳳幘墜作色曰錢
鳳何人溫太真行酒而敢不飲敦以為醉故兩釋之及
去即路鳳入說敦曰嶠於朝廷甚密未可信也敦曰太
真昨醉小加聲色豈得以此便為讒貳由是鳳謀不行
而嶠還都遂陳敦之逆狀請為之備敦聞與王導書曰

太真別來幾日作如此事因舉兵表誅姦臣以嶠為首
敦平後封建寧縣公帝即位與王導郗鑒庾亮陸暕卞
壺等同受顧命輔幼主時蘇峻藏禍歷陽陶侃威重荆
楚朝廷以西夏為虞故使嶠為形援出為江州刺史鎮
武昌下車親祭徐孺子之墓收名賢在鎮見王敦畫像
曰豈有天子之賊而圖形於都下令削去之及蘇峻作
逆京師不守嶠慟哭使督護王愷期要陶侃下討峻推
侃為盟主鉦鼓連于百里直指石頭侃屯蔡洲沙浦嶠

屯沙門浦義軍屢戰失利又食盡陶侃怒欲西歸嶠固止侃曰要一戰決之乃平峻進錄尚書讓不受固辭還藩因行至牛渚水深不可測嶠乃燒犀角而照之須臾見水族奇恠異狀或乘車馬著赤衣者其夜夢人謂曰與君幽冥道別何苦相照嶠甚惡之先有齒疾因拔之中風至鎮卒時年四十二江州士庶莫不相顧而泣初葬豫章朝廷追思之乃為造大墓迎還葬元明二陵北幕府山之陽二子放之式之秋七月詔復遭賊郡縣租

稅三年九月石勒將石季龍盡屠上邽滅劉氏大小黨
族三千餘人冬十月廬山崩是歲天裂西北有聲如雷
徵西中郎將郭默為右將軍默過江州刺史劉胤不禮
送豚一頭酒五斗默怒投于江遂矯詔入城殺胤表送
首京師

五年春正月己亥朔大赦除諸將任子

案吳書時諸將
屯戍並留任其

子為立一館名任子館地在宋樂遊苑西對今棲
玄寺門平澤內晉有江左其制不改至此年除之

庚子

司徒王導以默驍勇專殺方州懼其為亂表默為豫州

刺史使鎮武昌太尉陶侃聞默害劉胤曰此必詐也即督西陽太守鄧伯山水陸討之與導書曰郭默殺方州即用為方州有人殺宰相即用為宰相乎遂屠默斬其父子

案晉書郭默妻凡陸嘉取官米餉妹默以為違法欲殺嘉嘉懼奔趙默遂殺妻以明無私默河內淮

人二月己巳會稽太守王舒表獻銅漏刻詔置端門西塾之西夏五月石勒將劉微寇南沙害都尉許儒儒字思行高陽人祖勛吳御史中丞父延河間相儒幼而立行清素忠烈有曾閔之性早丁母艱在殯遇兇賊放

火儒抱樞悲號賊為救火保護之所居一里賴全起復
為郡功曹元帝宅江左澄洗九流妙於選舉為司徒叅
軍出為南沙都尉縣為石勒所冠遇害六月詔初稅田
畝三升秋八月石勒僭即皇帝位於襄國使其將郭敬
寇襄陽中州流人悉降于勒九月作新宮始繕苑城修
六門案苑城即建康宮城六門案地輿志都城周二十
里一十九步本吳舊址晉江左所築但有宣陽門
至成帝作新宮始修城開陵陽等五門與宣陽為六今
謂六門也南面三門最西曰陵陽門後改名為廣陽門
門內有古尚方世謂之尚方門次正中宣陽門本吳所
開對苑城門世謂之白門晉為宣陽門門三道上起重

樓懸楣上刻木為龍虎相對皆繡栢藻井南對朱雀門
相去五里餘名為御道開御溝植槐柳次最東開陽門
東面最南清明門門三道對今湘宮寺巷門東出清溪
港橋正東面建春門後改為建陽門門三道尚書官舍
在此門內直東今興業寺後東度清溪拔首橋唐景雲
年中江寧縣令陸彥恭於縣東門金華坊東通清溪乃
廢拔首橋路而於興業寺門前開大道造金華橋清溪
通潤州驛正西南西明門門三道東對建春門即宮城
大司馬門前橫街也正北面用宮城無別門苑城即吳
之後苑也一名建平園都城雖經五代而門牆則互有
修政事具下卷

冬十月駕幸司徒王導宅置酒大會下車入門
先拜十一月平西將軍庾亮表獻嘉橘一蒂十二實是
歲無麥禾天下大饑涼州刺史西平公張駿稱臣於石

勒

卷七

六年春正月戊午以運漕不繼發王公以下千餘丁各運米六斛二月丙子追贈故南沙都尉許儒高涼太守謚曰貞侯三月壬戌日有蝕之癸未詔舉賢良直言之士夏六月錢唐民獬豸產兩子皆人面狀如人其身猶豕異之甚也是歲江州刺史應詹卒詹字思遠汝南南頓人也魏侍中璩之孫詹幼孤以孝聞家富於財年又稚弱請族人共居委其資產世賢焉及長質素司徒

何劭見之曰君子哉若人初辟公府掾累遷南平太守時王澄為荊州刺史洛陽傾覆詹流涕勸澄赴援馳檄四方辭義壯烈見者慷慨而澄竟不從及武陵溪蠻反澄假詹天門武陵軍事詹巡撫諸蠻召問酋長所欲蠻感德義數郡無虞後與陶侃破杜弢於長沙賊多金寶詹一無所取惟收圖書王敦表為益州刺史移鎮巴東士庶攀車號泣而送俄遷後將軍徵拜光祿勳及王敦作逆明帝問詹計以詹為都督前鋒軍事賊平遷江州

刺史封觀陽縣侯在州疾篤與陶侃申請好勸勵力朝

廷以報幼主卒時年五十三謚為烈

案晉書庾初與京兆韋泓為友庾卒

泓製朋友之服哭之宿草追趙武祀程嬰公孫杵臼之義祭庾終身也

七年秋七月詔諸養禽獸之屬捐費者多一切除之太尉陶侃遣子平西叅軍斌與南中郎將桓宣攻石勒將郭敬破之克樊城竟陵太守李陽拔新野襄陽因而成之冬十一月壬子朔進陶侃為大將軍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是月新宮成署曰建康宮亦名顯陽宮開五門南

面二門東西北各一門

案圖經即今之所謂臺城也今在縣城東北五里周八里有兩

重牆案修宮苑記建康宮五門南面正中大門世所謂章門拜章者伏於此門待報南對宣陽門相去二里夾道開御溝植槐柳世或名為闕門南面近東闕門後改為南掖門門三道世謂之天門南直蘭宮西大路出都城門陽門正東面東掖門正南平昌門門上有爵絡世謂之冠爵門南對南掖門第三重宮牆南面端門夾門兩大鼓在兩塾之南並三丈八尺圍用開閉城門日中晡時及曉並擊以為節夜又擊之持更其一者本在會稽雷門相傳云洛陽舊物打之聲應洛陽城孫思之亂軍人斬破有雙鶴飛去爾後不復鳴義熙中始取還置於北門其東西門不見名其宮城西南角外本有池名清遊池通城中有樂賢堂並肅宗為太子時所作蘇峻之亂宮室皆焚毀惟此堂獨存其西掖門外南偏突出一丈許長數十丈地時百度多闕但用茆苫議以

除官身各出錢二千充修
宮城用自晉自陳遂廢

十二月帝遷于新宮

八年春正月辛亥朔朝萬國於新宮四夷列次帝詔曰
昔長蛇縱暴宮室焚蕩元惡雖剪未暇營築有司屢陳
朝會逼狹遂作斯宮子來之勞不日而成之既獲臨御
大饗羣后九賓充庭百官象物知君子勤禮小人盡力
矣思蠲密網咸同斯惠其大赦天下五歲刑以下令諸
郡舉力人能負千五百斤已上者丙子石勒使致賂詔
焚之是月改苑倉為太倉

索吳時苑城內有倉名苑倉
亦名倉城至此治苑為宮惟

倉不改在西掖門
內是年改名焉

四月以來帛禮高士郭文舉處士翟

湯 湯字道深尋陽人篤行廉潔不屑世事永嘉末寇
害相仍湯隱於尋陽南山盜不犯境始安太守干寶與
湯通家遣船米餉湯勅吏云翟公廉讓卿致書訖便委
船歸使者依旨湯得船米乃貨易取絹遂附還寶寶益
愧焉庾亮表之徵為國子博士不就年七十三卒於家

晉書高士傳郭文字文舉河內軹人也少好山水尚嘉
遁常遊名山歷華陰觀石室洛陽陷入吳興餘杭大辟
山中倚木于樹苦覆其上而居焉時猛獸為暴文獨宿
十餘年竟無所害恒著鹿裘葛巾採竹葉木實買鹽米

以自供人或賤價取之亦即與之遇有猛獸殺鹿於文庵側文以語人人賣得錢分文文曰若取自取何以相語聞者歎服又有一獸向文張口文為拔去其鯁骨而去明旦致一鹿於室前每有寄宿者文為之汲水無勸色餘杭縣令顧颺與葛洪造之颺使致韋袴褶文不納颺使置室中乃至爛於戶內竟不服用王導為相使迎至京師於西園築臺置之今廢治城中平墩見在朝士咸共觀之文頽然箕踞傍若無人溫嶠嘗問曰人皆有六親相娛先生棄之何也文曰遭世亂耳人問飢而思食壯而思室自然之性先生獨無情乎文曰情由憶生不憶則無情又曰先生獨處窮山若疾遭命不為鳥鳥食乎文曰埋藏者亦為螻蟻所食又曰猛獸害人先生獨不畏乎文曰人無害獸之心獸豈有害人之意乎又曰苟時有不寧身不得安今將用先生以濟時若何文曰山草之人安能佐時永昌中大疫文亦病王導遺藥文曰命不在藥天壽時也居治城七年一旦忽求還山

導不聽乃逃歸臨安及蘇峻作逆而臨安獨全人以為知幾自此不復語但舉手指麾及病篤臨安令萬寵候之問先生可得幾日丈三舉手果十五日而終既葬於座中有木數片反覆書之上曰金雄記下曰金雄詩詩著地爛皆毀不識金雄之記言將來事多有驗也

夏五月有星隕于肥鄉數一

麒麟騶虞見于遼東秋七月石勒死于弘嗣立是歲作

北郊於覆舟山之陽制度一如南郊

案地志今縣東八里湖溝後東近青

溪其西即藥園地義熙中盧循反劉裕築藥園壘即此更西即吳時任子館也

九年春正月隕石於涼州數二二月丁卯加張駿為大將軍夏六月蜀李雄死其兄子班嗣偽位乙卯使持節

侍中太尉都督荊江等八州軍事荊江二州刺史長沙
郡公陶侃薨於樊谿 侃字士行本鄱陽人吳平徙家
廬江之尋陽少孤貧為縣吏鄱陽孝廉范逵嘗過侃時
倉卒無以待賓其母乃截髮易酒撤薦飯馬逵重之言
於廬江太守張夔夔召為督郵遷主簿復察孝廉至洛
陽除郎中後會荊州刺史劉弘之官辟侃信用累至江
夏太守時陳敏據揚州令弟恢率軍西上侃拒之以運
船為戰艦或言不可侃曰用官物討官賊何為不可遂

破恢等後以母憂去職嘗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化為
雙鶴冲天而去及中宗即位江左加龍驤將軍武昌太
守時益州刺史杜弼舉兵反破荊州刺史周顗失據侃
率衆救之謂衆將曰此賊必更步向武昌吾宜還城卿
等誰能忍饑聞邪部將吳寄曰要欲十日忍饑晝當擊
賊夜分捕魚可足以相濟侃曰卿健將也賊果來攻侃
擊破之遣叅軍王貢告捷於王敦敦以荊州多難用王
貢說表侃為荊州刺史鎮沔江尋為杜曾所破坐免以

白衣領職佐史爭上䟽理之復官率周訪等進討杜曾
初王貢以矯命恐獲罪遂投杜曾至是賊衆離阻貢將
出挑戰侃遥謂曰杜弼為益州吏盜用庫錢父死不奔
喪卿本佳人何為隨之天下寧有白頭賊乎貢初橫脚
馬上聞侃言改容下脚辭色甚順侃截髮為信貢遂來
降弼曾等大敗王敦忌侃功左轉為廣州刺史時溫邵
作梗嶺外諸將請討之侃笑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
但一函紙自足耳於是下書諭之邵懼而走追獲於始

興以功封柴桑侯侃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甕於齋外暮
運入於齋內人或問之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
恐不堪事及王敦反詔侃領江州刺史敦平進都督荆
雍梁益州諸軍事荊州刺史荆郢士女莫不相慶侃性
聰敏勤於吏職終日危坐事有萬端曾不遺漏遠近書
疏皆手自答筆翰如流未嘗壅滯引接踈遠門無停賓
常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
可遊逸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諸叅佐或

以談戲廢事者乃命取其酒器及搏博之具悉投之於江中曰搏搏者牧猪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蓬首自謂宏達有奉饋者皆問其所由若力作所致雖微必嘉慰賜三倍若非理者則切厲還饋辱之嘗出行見人持一把未熟稻侃問用此何為人云道傍所見聊取之耳侃怒曰汝既不佃而戲盜人稻執而鞭之百姓於是勤農家給人足暨蘇峻作逆京都不守平南將軍溫嶠

要侃同赴朝廷侃恨肅宗崩不在顧命之列言形於色
謂嶠曰吾疆場外將不敢越局嶠固請之推為盟主侃
便戎服既平峻於石頭庾亮用溫嶠謀詣侃拜謝侃遽
止之曰庾元規乃拜陶士行耶王導入石頭城令取故
節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慚色以平峻功進侍
中太尉改封長沙郡公加都督交廣寧七州軍事移鎮
巴陵後平襄陽拜大將軍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讚拜不
名上表固讓薨時年七十六贈大司馬侃在軍四十一

年雄毅明斷自南陵至於白帝數千里道不拾遺侃性
纖密頗類趙廣漢在武昌時課諸營種柳都尉夏施盜
植於已門侃行駐車問曰此武昌官柳何因在此施惶
怖謝罪時殷浩庾翼等皆為佐吏武昌號為多士侃飲
酒每有定限嘗會歡有餘而限已竭浩等勸更少進終
不許時梅陶與親人曹識書曰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
忠慎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謝安石每云陶公
用法恒得法外意侃少時漁於雷澤得一織梭以挂于

壁有頃雷雨自化為龍而去又嘗夢身生八翼飛而上
天見天門九重已入其八唯一門不開闔者以杖擊之
折其左翼及寤左腋猶痛又如廁見一人朱衣介幘斂
板曰以君長者故相報君後當為公位至八州都督及
統八州握強兵據上流潛有窺窬之志每思折翼之祥
自抑而止子十七人惟洪瞻夏琦旗斌稱範岱見於史
餘不見錄時大旱詔太官徹膳省刑恤孤寡貶費節用
冬十一月石季龍殺石勒太子弘而自立為天王于鄴

十二月侍中顧和議奏舊冕有十二旒皆用玉珠今用雜珠等非禮若不能用玉可用白璇帝納之

十年春正月庚午朔帝加元服大赦改元為咸康元年增文武位一等大酺三日賜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米

五斛甲戌詔太常改冕旒飾用玉珠

紫江表記自晉中興東遷舊章多闕

而冕旒飾以翡翠珊瑚及雜珠等至此顧和始奏帝詔太常改之

二月甲子帝親臨釋

奠夏四月石季龍冠歷陽詔加司徒王尊大司馬假黃鉞都督征討諸軍事以禦之癸丑帝親觀兵於廣陽門

令諸將分戍

案晉書成帝紀觀兵於廣莫門案宮苑記晉時未有廣莫門據此成帝觀兵是廣陽

門本史誤耳至宋永初中始改宮城北平昌門為廣莫門廣陽門在今縣城東一里半都城南面西門也其時石季龍既冠歷陽兵亦不歷北門出也

秋七月白虹貫日八月乙丑荊州

長沙武陵龍陽等三縣大水漂屋室殺人損秋稼時帝幼沖權在下之罰也十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是歲大旱會稽餘姚尤甚米一斗五百價人相賣

二年春正月彗星見於奎二月算軍用稅米空懸五十餘萬碩尚書謝褒已下免官辛亥立皇后杜氏大赦增

文武位一等三月散騎常侍干寶卒寶字令升新蔡

人少勤學中宗即位以領國史累遷散騎常侍修晉紀

上自宣帝迄于建興凡五十三年成二十卷辭簡理要

直而能婉世稱良史初父亡有所幸婢母忌之乃殉葬

後十餘年母喪開冢合葬殉婢仍活取嫁之因問幽冥

考校吉凶悉驗遂著搜神記三十卷將示劉惔惔曰卿

可謂鬼之董狐也

案三十國春秋是年天台令蘇韶卒

卒後韶弟節見韶乘馬晝日而行著黑介幘黃絲單衣節問曰兄何由來韶曰欲改葬節因問幽冥之事韶曰死者為鬼俱行天地之中在人間而

不與生者接顏回卜商今見為修文郎死之與生畧無
有異死虛生實此有異耳節曰死者何故不復歸其尸
乎對曰譬若斷兄一臂以投地就剝削之於兄有患否
死者屍骸亦如此也節曰厚葬與塋死者樂乎韶曰何
樂之有節曰若然兄何故改葬
韶曰述生時事耳言終而不見夏四月皇后見於太廟

秋七月詔賓禮三恪立周漢之後冬十月更作朱雀門

新立朱雀浮航航在縣城東南四里對朱雀門南度淮

水亦名朱雀橋

集地志本吳南津大吳橋也王敦作亂
溫嶠燒絕之遂權以浮航往來至是始

議用杜預河橋法作之長九十
步廣六丈冬夏隨水高下也

是歲徐州刺史刁彛上

書訟父協功德朝廷議詔贈本官祭以太牢

協字玄

亮渤海饒安人也少好經籍博聞彊記釋褐濮陽王文
學永嘉初累遷河南尹未拜避難渡江元帝鎮江左用
之為鎮東軍諮祭酒中興初拜尚書左僕射于時朝廷
草創憲章未立以協久在中朝諳練舊事凡所制度儀
注皆稟於協焉太興初進位尚書令協為人性剛悍與
物多忤每崇上抑下故為王氏所疾又好使酒放肆侵
毀公卿見者莫不側目然悉力盡心志在匡救元帝甚
信任之以奴為兵取將吏客使轉運皆協所建衆庶怨

望及王敦構逆上表罪協帝使督六軍出拒王敦王師
敗績協與劉隗俱見帝於太極東除帝執協隗手流涕
嗚咽勸令避禍乃給協等人馬使自為計協年老不堪
乘騎又素無恩於下從者皆委之行至江乘縣東為人
所殺送首於王敦中宗痛之密捕送首者誅之敦平後
以協出奔不在贈例而貶本官至是子彝上書訟之執
事庾冰下議追贈本官

三年春正月辛卯詔立太學於淮水南在今縣城東南

七里丹陽城東南今地猶名故學夏六月旱地生毛冬
十月丁卯慕容皝自立為燕王

四年夏四月蜀將李壽殺李期僭即偽位國號漢六月
改司徒為丞相以太傅王導領之秋八月丙午分寧州
置安州

五年秋七月使持節侍中丞相領揚州刺史始興公王
導薨 導字茂弘瑯琊臨沂人祖覽父裁導少有風鑒
識量清遠陳留高士張公見而奇之謂其從兄敦曰此

兒容貌志氣將相才也幼與元帝尤善在洛陽常勸帝
歸藩見天下將亂遂推心奉戴有興復之志及徙鎮建
鄴吳人不附居月餘士庶莫有至者導患之會敦來朝
導謂敦曰瑯琊王仁德雖厚而名論猶輕兄威風已振
宜有以匡濟者會三月上巳帝親觀禊乘肩輦具威儀
敦導及諸名賢皆騎從之吳人紀瞻顧榮賀循皆江南
之望竊覘之見其如此咸驚懼乃相率拜於道左導因
進計帝乃使導躬造循榮等由是吳會風靡百姓歸心

自此之後漸相崇奉君臣之禮始定導為政務在清淨
匡主寧邦尤見委託情好日隆朝野傾心號為仲父帝
常從容謂導曰卿吾之蕭何也初桓彝過江見朝廷微
弱謂周顗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欲求全活而衰弱如
此將何以濟憂懼不樂往見導極談世事退謂顗曰向
見管夷吾無復憂矣時渡江人士每至暇日相要出新
亭歡宴周顗中坐而歎江山之異相對而泣導愀然變
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尅復神州何至作楚囚而相對泣

邪衆收淚謝之及中宗即晉王位累遷都督中外諸軍
事領中書監錄尚書事帝登尊位進侍中司空尋代賀
循領太子太傅時中興草創未置史官因祖約舉王隱
導始啟立典籍頗具時議欲立石闕於宮門未定後導
隨駕出宣陽門乃遙指牛頭峯為天闕中宗從之

紫地記至

今此山名天闕山自朱雀南出沿御道四十里到此山
天寶初改名為仙窟山山南有芙蓉峯峯北有大石如
卧鼓其石中空可坐數十人其高九尺上下有小石子
吳之時人呼為石鼓其山西峯中有石窟不測深淺古
老相傳云辟支佛出所梁武帝於窟穴下置寺名曰仙
窟寺窟有一石鉢孟莫知所由來形狀甚古唐神龍初

鄭克俊取將入長安及開善寺誌公履也及劉隗用事導漸見疏遠肅宗即

位平王敦後進封始興郡公位太保司徒如故劔履上
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受顧託之重帝即位給班劔鼓
吹羽葆蓋及石勒侵阜陵又石季龍掠騎至歷陽俱加
大司馬假黃鉞出討之賊退解大司馬轉中外大都督
位太傅又拜丞相依漢制罷司徒官以并之導善於因
事雖無日用之益而歲計有餘時帑藏空竭庫中惟有
練數千匹賣之不售而國用不足導患之與朝賢俱制

練布單衣於是士庶翕然競服之練遂踊貴端至一金
帝既幼沖見導每拜又嘗與導書手詔則云惶恐言中
書作詔則曰敬問導妻曹氏性妬導令別修館以安衆
妾曹氏知將往焉導恐妾被辱遽令命駕將恐遲之以
所執麈尾柄驅牛而進司徒蔡謨聞之戲導曰朝廷欲
加公九錫導不之覺但謙退而已謨曰不聞餘物惟有
短轅犢車長柄麈尾導大怒及庾亮出鎮於外以帝舅
故執朝權而趨向者多歸之導不能平嘗遇西風塵起

輒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汚人自漢魏已來羣臣不出拜山陵尊以元帝睭同布衣每一崇進皆就拜不勝悲涕由是詔百官拜陵自尊始也薨時年六十四子悅嗣

索晉書導有六子悅怡協洽劬蒼悅位中書侍郎性儉素帳下有甘果爛敗導令棄之謂婢曰無使大郎知也悅嘗與導奕碁爭道導笑曰相與有瓜葛那得為爾耶初王敦構逆導憂覆族使郭璞筮之曰吉無不利淮水絕王氏滅後子孫繁衍竟如璞言淮即秦淮也八月壬午復改丞相為司徒司

空庾亮領之辛酉以護軍將軍何充錄尚書事辛酉侍中太尉南昌公郗鑒薨鑒字道徽高平金鄉人漢御

史大夫慮之立孫鑒少孤貧博覽經籍躬耕隴畝吟咏不倦以儒雅著名惠帝累拜中書侍郎以世亂辭鄉里將親屬避難於魯之澤山中宗鎮江左承制假龍驤將軍兗州刺史鎮鄒山太寧初王敦專制內外危逼謀伏鑒為外援拜安西將軍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假節鎮合肥王敦忌之表為尚書令及敦使錢鳳王含入逼京都衆議以苑城小不固勸大駕自出距戰鑒不許敦平後奏免錢鳳母年八十不坐帝即位與王尊等同受顧

命挾輔少主咸和初領徐州刺史蘇峻反進位司空與郭默還丹徒立大業曲阿慶亭三壘拒賊東入之兵峻平遷太尉將拜謂所親曰平生意不及此值世紛紜遂

至今日尋以疾上疏遜位薨時年七十一子愔曇

案晉書初

鑒屬永嘉喪亂在鄉里甚窮餒鄉人以鑒名德共飴之時兄子邁外孫周翼並小常携之就食鄉人曰各自飢困以君賢欲共相濟耳恐不能無有所存鑒已後獨往食食訖以鉢著兩頰還吐與二兒後並獲存鑒之薨也翼時為剡縣令翼追撫養之是時始用磚壘宮城而思乃棄官歸席苦心喪三年也

創構樓觀

六年春正月庚戌以庾翼為安西將軍都督江荆司雍
梁益六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將發獻玉柄毛扇帝疑其
故物侍中劉劭進曰柏梁雲構匠石先居其下管絃繁
奏鍾夔先聽其音稚恭之進扇以好不以新帝大悅二
月燕王慕容皝大破石季龍將石成於遼西獻捷于京
師秋七月乙卯初依中興故事朔望聽政于東堂是月
征西將軍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諸軍事司徒永昌
公庾亮薨亮字元規明穆皇后兄父瑒字子美以建

威將軍過江為會稽太守卒於丞相軍諮祭酒亮美姿容善談論性好莊老風格峻整動由禮節閨門之內不肅而成時人或以為夏侯太初陳長文之倫也年十六東海王越辟為掾不就隨父在會稽嶷然自守時人皆憚其方嚴莫敢造之元帝鎮江左聞其名辟為西曹掾及引見風情都雅過於所望甚器重之由是娉其妹為太子妃中興初拜中書郎領著作侍講東宮累遷給事中黃門侍郎散騎常侍時王敦在蕪湖帝使亮詣敦籌

事敦與亮談論不覺改席而前退而歎曰庾元規賢於
裴願遠矣肅宗即位進中書監亮上疏讓曰臣凡庸固
陋偷榮昧進臣領中書則示天下以私矣悠悠六合皆
私其姻人皆有私則天下無公矣是以前後二漢咸以
抑后黨安進婚族危向使西京七族東京六姓皆非姻
族各以平進縱不悉全決不盡敗今之盡敗更由姻昵
臣歷觀外戚或居權寵四海側目事有不允罪不容誅
身既招殃國為之弊其故何耶由姻媾之私羣情之所

不能免是以踈附則信姻進則疑疑積於百姓之心則禍成於重閨之內矣此皆徃代成鑒可為寒心夫萬物之所不通聖賢因而不奪冒親以求一寸之用未若防嫌以明至公今恭命則愈違命則苦臣雖不達幸察愚心帝納其言而止時王敦有異心亮憂懼以疾去官尋代王導為中書監敦平後與王導受遺詔輔幼主復進中書令太后臨朝政事一決於亮時陶侃祖約以不在先帝遺詔內疑亮刪除並有怨言亮懼亂出溫嶠為江

州刺史仍修石頭以脩之會南頓王宗謀廢執政亮殺宗而廢宗兄義宗帝室近屬義國族元老又先帝保傅天下咸以亮翦削宗室瑯琊人卞咸宗之黨也與宗俱誅咸兄闡亡奔蘇峻亮符峻送闡而峻保匿之峻多納亡命專用威刑亮知峻必亂徵為大司農舉朝謂之不可亮不從及峻舉兵反至于京都亮攜其三弟懌條翼等南奔溫嶠與嶠共推陶侃為盟主侃素有憾于亮下至尋陽議者咸謂侃欲誅執政以謝天下亮甚懼及見

侃引咎自責風止可觀侃不覺釋然乃謂亮曰君侯修石頭以擬老子今日反見求耶便談宴終日亮噉薤因留白侃問曰安用此為亮云故可以種侃尤相稱歎曰非惟風流兼有為政之實及至石頭又為峻將張曜所敗亮送節傳以謝侃侃答曰古人三敗君侯始二當今事急不宜數爾峻平後亮進見帝泥首謝罪乞骸骨逃竄山海帝勞之曰此社稷之難非舅之責也亮乃求出外鎮自効假節豫州刺史領宣城内史鎮蕪湖陶侃薨

後拜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諸軍事領江荆豫三州
刺史遷鎮武昌時王導輔政會石勒新死亮有開復中
原之謀乃以毛寶為豫州刺史與西陽太守樊峻俱戍
邾城又使陶稱為南中郎將入沔中弟翼為南蠻校尉
鎮江陵以陳翬為輔國將軍趣子午亮率大衆自進石
頭城為諸軍聲援乃上䟽朝廷議之會寇陷邾城毛寶
等赴水死亮以處置失度陳謝自貶詔不許進拜司空
固讓不拜及導薨徵為司徒薨時年五十二將葬何充

會之歎曰埋玉樹于土中使人情何能已三子彬義餗

案晉書初亮所乘馬的顛殷浩以為不利于主勸亮
賣之亮曰曷有已之不安而移之于人浩慙而止冬

十月林邑獻馴象十一月復瑯琊比漢豐沛

七年春二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己卯慕容皝遣使求假

燕王章璽許之三月戊戌皇后杜氏崩夏四月丁巳葬

恭皇后于興平陵后諱陵陽京兆人也鎮南將軍預之

曾孫祖錫父父母裴氏名穆太傅主簿遐女孝武帝立

封裴氏為廣德君初穆渡江立第于南掖門外時以裴

氏壽考故呼為杜姥宅在今縣東北三里東宮城南路西后少有姿色及長猶無齒帝將納采之日夜齒生在位七年年二十一崩無子先是三吳女子相與簪白花望之如素奈傳言天公織女死為之著服至是后崩

案外

戚傳人字弘理性純和美容有盛名于江左王羲之目之曰膚若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人也桓彝亦曰衛玠神清杜人形清襲封當陽侯辟公府掾為丹陽丞卒咸康初追贈金紫光祿大夫司徒蔡謨嘗言於朝曰恨諸君不見是月詔實編戶王公已下皆正土斷白籍分杜弘理也

江乘縣西界置臨沂縣屬琅琊郡

案臨沂縣廢城在東江獨石山西臨大江

在今縣北四十里也

秋八月引見群臣射宴於延賢堂九月罷太

僕官冬十二月除樂府雜伎罷安州癸酉侍中司空興

平伯陸玩薨

玩字士瑤吳郡吳人也父英兄瞿瞿與

玩少有雅望從兄機每稱之曰我家世不乏公矣瞿位

尚書玩器量淹雅元帝引為丞相叅軍時王導初過江

左思結人情求婚于玩玩對曰培塿無松柏薰蕕不同

器玩雖不才義不能為亂倫之始導乃止玩嘗詣導食

酪因而得疾與導賤曰僕雖吳人幾為傖鬼其輕易權

貴如此明帝即位累遷進位侍中以疾辭後進吏部尚書又讓不拜轉尚書左僕射蘇峻反玩潛說匡術以苑城歸順賊平以功封興平伯除尚書令玩自辭讓詔優答不許尋而王導郗鑒庾亮相繼而薨朝野咸以為三良既沒邦國殄瘁以玩有德望乃遷侍中司空玩既不得已受拜退謂賓客曰國家以我為三公是天下無人也談者以為知言玩友人詣玩索酒盃酒瀉置梁柱間呪曰當今乏材以爾為柱石莫傾人梁棟邪玩笑曰哉

卿良歲玩雖登公輔謙讓不辟掾屬成帝勸之玩不得已而所辟皆寒素有行之士性通雅不以名位格物誘納後進謙若布衣縉紳之徒皆瞻其德後疾篤上表乞骸骨薨時年六十四詔給兵千人守冢七十家子始嗣案哥書玩次子納字祖言累遷位至尚書令見會稽道子少年專政委任羣小乃望宮門而歎曰好家居織兒欲撞壞之邪朝士咸服其忠純如是也是月東陽太守張虞表稱郡民許

孜純孝詔旌表門閭蠲復其子孫 孜字季義東陽吳寧人遭父母喪建墓於縣之東山廬於墓自負土成墳

鄉人或愍攷羸憊助其負土晝則不逆夜並除之遣妻還本家一身自處鳥獸遊之時有鹿犯其松栢攷悲嘆曰鹿獨不念我乎明日虎殺其鹿於松所攷見鹿死復惆悵取而埋之虎復出於攷前自撲而死攷益歎息之又埋其虎自後無犯纖介白鹿野雉嘗就馴宿年八十餘卒邑人號所居為孝順里

八年春正月己未朔日有食之乙丑大赦天下二月豫州刺史庾懌送酒與江州刺史王允之允之疑其有毒

與犬犬斃允之懼表帝帝怒曰大舅已亂天下小舅復欲爾邪憚聞服藥而死三月以武悼楊皇后配饗武帝廟庭夏五月有馬色赤如血入於殿前盤旋走出莫知其處六月庚寅帝不豫詔以瑯琊王岳為嗣曰瑯琊王岳親則母弟體則仁長君人之風允塞時望肆爾王公卿士其輔之以祇奉祖宗明祀壬辰引武陵王晞會稽王昱中書監庾冰中書令何充並受遺顧命癸巳帝崩于西堂秋十月丙辰葬興平陵在縣北七里鷄籠山陽

與元帝同處案帝年五歲即位立十八年年二十二謚
曰成皇帝廟號顯宗帝少聰敏有成人之量初南頓王
宗之誅也帝不時知及蘇峻平後問庾亮曰白頭翁何
在亮曰謀反伏誅帝泣謂亮曰舅言人作賊便殺之人
畜甥作賊復若何亮懼變色然少為舅氏所制不親庶
政及長頗留心於萬機務在簡約嘗欲於後園作射堂
計用四十金以為勞費乃止雄武之度雖愧於前王恭
儉之德足追蹤於往烈矣

建康實錄卷七